

西北青年 / 锡远省丰镇县旅平学生会 · — no. 1 (民国21年[1932]5月) ~ [?] · — 北平 : 编者, 民国21年[1932]~[?].

: 附表; 乐谱; 25cm.

不定期刊 · 一本刊继承: 丰川新声.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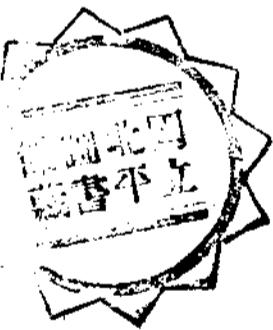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原件有污迹, 破损, 回皱.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1 ~ no. 15 (1932. 5 ~ 1933. 4)

第一輯（一期至十二期）

贈閱



西北青年合訂本

豐鎮縣旅平學生會出版

R
675.605
153

西北青年

期一第

1

主編者 綏遠省景鎮

通訊處 北平大學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
五四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
五四出版

開場白

請賜寄，代為宣達，不拘體例。
爲本刊擴大範圍之主要動機。

本會上年刊發「豐川新聲」時，曾經表示過：

- 二、本刊所持的態度：立論公正不發陰私
三、本刊將來的希望：長久維持革命到底

如何禁煙？

同人等本此三項目標向前進行，一年以來，期數雖不遇僅至第十期，謬蒙地方人士及各方愛讀諸君，多加贊許，使此小小微願，得了精神上之慰藉，感激奚似！自當繼續努力

本	期	要	目
開場白	如何禁煙	見聞錄	小緒與警察
章禿	洪水猛獸猖狂於五區境內	(一) 剝削校長軼事	偶然
章禿	(二) 混蛋教員小說	(江) 半傻子	斯誠可謂悲矣。茲就吾豐
		半傻子	民經濟之破產，每不欲有所發揮以提倡之鼓勵之，
			寧願坐視社會之歿落，國
			者，一般意志薄弱之青年，
			往往紙上談兵，皇皇大文
			，數千萬言，動輒昭示民
			衆；藉表禁煙之名而行征

639515

歎之實，吾人明知其爲「口蜜腹劍」「捧場作戲」而反駁之聲不見於言表者是誠何心也！蓋以爲在今日毒物遍地之中國而言禁煙，徒貽人以笑柄，恰無補於實際也。——殊不知事在人爲，環境豈能限制。如今不談禁煙則已，若譚禁煙，吾輩青年願以十二萬分之熱誠協助當局禁絕也。

慨自鴉片戰爭以來，國人深知鴉片毒人之可畏，朝野賢明，莫不異口同聲，力主禁煙。不數年吾國境內向之遍地罂花者一變而爲五穀矣。及至滿清遜位，民國締造，各省當局秉承中央意旨，再接再厲，實行禁絕，成績斐然可觀。其後軍閥迭起，禍亂相尋，知餉糈籌措之爲難，於是各自大開煙禁，就地籌款，以遂其荼毒人民之大欲；於是亡國滅種之鴉片復現於神州矣。吾豐民國以來，先隸三晉，繼屬察區，由民元以迄民十四，隣省綏遠早已種煙，而吾豐尙在嚴禁之中，民皆飽食暖衣，相安無事。逾年國晉交鋒，糧餉爲難，當局散種，勒種煙畝，然而爲時已晚，國軍敗北，亦未見諸事實。迨至民十

八劃歸綏遠，一本衆人皆濁我不清之巨法，大種特種，直至而今，曩者所見五穀豐登之良田，今均變爲毒人亡國之臭壤矣。推其原因，一言以蔽之曰：地方當局「掛羊頭，賣狗肉」而已。就以往之情形言之：每至春季農民播種之期，省政府照章頒發下禁煙大令，以示各縣必須遵辦之意；其中所云不外「查鴉片之爲害，則損傷身體，耗費金錢；大則傾家蕩產，亡國滅種，本府有鑒於此，職責攸關，必須禁絕，以興家邦。該縣長務須遵令傳諭人民，家喻户晓，勿蹈覆轍！倘有陽奉陰違，疏忽法令情事，一經查覺，定行嚴懲，決不姑寬，切切此令」等語。此令甫經出門，省府馬上大派專員，分赴各縣，暗中言與縣長：省府所下禁煙大令，意在種煙籌款，爲縣長者須一面佈告人民查禁，一面派人分赴鄉村暗示禁煙即係種煙。不日縣府錦上添花之禁烟要令，張貼滿街，而村民於此時開始播種矣，自此匝月以後，省府因禁烟心切，不免又電飭各縣長，重申前令。曾憶李主席時代發過禁烟電令一道；「文曰急

！各縣長覽！查本年禁烟，事在必行，迭經電令遵照在案。惟近來屢接確報，該縣地方，仍多偷種烟苗，不事農作；雖係村民無知，希圖微利；亦實由該縣縣長忽視公令，查禁不力，殊屬非是。合再電仰該縣長遵照，趕速查勘，切實剷除；並應切實勸諭從速改種穀粟，以維民食。倘再有猶豫觀望，姑息縱容之！並將查禁情形從速具報爲要此令。主席廢弛烟禁，依法懲戒，决不姑寬，凜之上慎！並將查禁情形從速具報爲要此令。主席

令偷種烟苗之處可否按畝科以罰金尙乞合併電示祇遵等語。」省府一見各縣呈報情形之下，當即分令各該縣准如所擬辦理惟不得以多報少，從中取漁利；亦不得拖延時日，懈怠職責倘有奉行不力，貽誤情事，決即撤職留任等語。同時聯絡地方土劣成立禁烟委員會，以便行使征款一切職權。不日該會即指定某縣須罰洋若干萬元；派出提款委員下縣坐催。又有所謂總稽察處者大派貼花委員，除按畝抽「花費」外，又在康莊大道，把守，及人，按兩貼花。縣長見發財之日已到，情無可緩，遂日夜大調人馬，分貼家中親戚朋友，星夜趕來以便查丈烟畝。一二日之後果有大批人馬到來，彼等履中鄉某號訓令暨某字第某號電令內開各等因奉此文呈報；其中所云不外：「案奉鉤府某字第某號訓令暨某字第某號電令內開各等因奉此查愚民無知，只圖目前微利，不顧將來巨害，四鄉人民，竟爾偷種烟苗若干頃。雖經屢次派員親自下鄉勸諭剷除，無如烟苗既已長成，行將開刀，割取烟葉，一般鄉民，見利已至；頑抗不化，罔顧法令。職奉行不力，罪有應得，伏乞訓示懲處祇遵惟村民不遵公

令偷種烟苗之處可否按畝科以罰金尙乞合併電示祇遵等語。」省府一見各縣呈報情形之下，當即分令各該縣准如所擬辦理惟不得以多報少，從中取漁利；亦不得拖延時日，懈怠職責倘有奉行不力，貽誤情事，決即撤職留任等語。同時聯絡地方土劣成立禁烟委員會，以便行使征款一切職權。不日該會即指定某縣須罰洋若干萬元；派出提款委員下縣坐催。又有所謂總稽察處者大派貼花委員，除按畝抽「花費」外，又在康莊大道，把守，及人，按兩貼花。縣長見發財之日已到，情無可緩，遂日夜大調人馬，分貼家中親戚朋友，星夜趕來以便查丈烟畝。一二日之後果有大批人馬到來，彼等履中鄉土已馨，遑論腰纏盤費。縣長知爪牙已使，可以一攫；羽毛豐滿，大可高飛，遂召集地方土劣開會，按畝派款，而地方土劣恬不知耻，又復介紹多人出面查烟，以備羽翼。迨至各大委員下鄉，一見村民，瞋目而視，鄉人久不見官，畏之如虎；殺猪宰羊，烟捲洋冰糖月餅齊備。偶一不慎，觸怒委員，輕則以

少記多，重則馬棒加身。撫慰安貼，袁頭出窯，即不下地，亦可記烟畝之多寡。否則說辭皆出，花樣繁新，雖有縱橫家之巧，不足以對也，此番手續已過，省縣復查委員又來，一經下車，即行散布流言，此地烟戶概屬刁巧詭詐之輩，率皆以多報少，賄賂公行者，若不嚴懲何足以禁奸止惡，於是大傳村長，飭令說出真情，村長見此情景，即向煙戶徵求意見，洋錢煙漿，俱已攜來，委員見此，笑而不納；一經村長寒暄，始行收起，次日早行。若此重大糾葛，稍費周折，即行了事。乘此良機，村民熙熙攘攘，左手提煙筒，右手持鉤刀，在夏日暴熱之下，割取煙漿，晒成煙土，每畝多則八十兩，少則三十兩。農民以為有利可圖，不料皂隸之徒，前來催稅，富者登時可交，貧者百無輒轉，袖之以小錢，方可展緩一時。煙戶之微利，與其所受之痛苦，概可想見。由此言之，施種烟苗，利不在民而在官，故爲官者莫不欲人民之種烟也。然則既知種烟爲仕宦之所欲者，則

實行禁烟不得不先自作官者起。苟爲官者無禁烟之決心，則烟永無禁絕之一日。反之若官方既下禁烟之決心，法令昭彰，切實執行，民只知守法而不知抗令。今以實例觀之，晉省自馬駿充任禁烟委員長以來，厲行禁毒，販料面者槍斃，吸料面者嚴懲，販賣烟土，吸食鴉片，律有明文，分別懲處，時至今日，民皆畏罪而不犯，此力行之故也。吾綏若能如此，又何憂不能禁絕也？今之所望者，萬一全綏不能禁絕，即吾豐一縣禁絕亦可。縣長乎！吾豐之能否禁絕，端類君之能否力行以爲斷。如君本諸良知，立於革命之立場，用作事之態度爲吾豐謀福利，當可禁絕。毫無疑義。君若利慾薰心，貪圖無厭，則吾豐二十三萬人之性命將斷送於君之手矣！吾豐幸勿婉言相規，以作掩耳盜鈴之舉。吾豐幸甚！君亦功德無量矣！君其知之乎？

見聞錄

(三) 小紳與警察 偶然

『喂！老三，我這幾日實在沒有遇着點好買賣，請你過幾天吧！』一個衣服破爛的小偷這樣說，『好！你就說不願給我就是了，何必這樣兒說鬼道，什麼沒買賣……』一個身穿警裝的警察這樣怒聲的回答，『好你的話哩！你從前什麼時候遇着了我，我說過別的話，不就你一要我就給你嗎？』『他媽的！這叫什麼話？難道給我幾次，就有理了嗎？你不多有少給我幾個，不然，帶你到分所去，』『好好的哥哩！再等一二日都不成嗎？你真是太着急了，』『可不呢？我還等着用呢，你們這些做小偷的，每日多少總可以打鬧點像我們這當警察的，至現在有十來多個月沒發餉，你說我一家人吃誰喝誰呢？不就和你們打鬧幾個過日子嗎？』那個破衣小偷只靠着土坡不作一聲，不時警士接着又說：『時間不早了，我快要上崗哩！說你的吧！』『你在那里站崗，』『我是五龍街一至三的崗，』『那末你就去上崗去吧！我三二日以內總給你就是了。』說着站了起來好像要走的樣子，『不用走！先給我一毛錢好買點洋煙抽抽，站崗去，』『我有兩片二十枝的你要拿去吧！』『好！拿來，再遇着可不許指三畫四的了。』『是……是……』二人站了起來向西走去了。

洪水猛獸猖狂於五區境內 江其一

(豐鎮通訊) 本縣連年亢旱，迭遭兵燹，賣妻鬻子，已成慣例。地方長官或稍有人心者，無不力圖拯濟，孰意五區烏區長到任以後，即巧立名目，層層剝削，苟肥於己，雖大恩不達，亦所不顧。近日暗使其區警勾結本地流氓，承領二人台，沿村演唱，以冀從中漁利，查二人台所演之劇，非為淫辭，即係小調，於文化風俗，大有妨礙。試觀太平莊李姓女於演二人台後，即隨人輿然而去，不言明矣。深望本縣名達君子，地方長官，速起懲處此輩貪劣之徒，庶幾有裨於風化。

其二

我縣衙役，以鄉村無知之小民可欺，每於公出，即借口勒索，而尤以銀項爲最。客歲欠收，農民無力完糧，上峯催促不已，此時衙役以機會成熟，遂施其慣技，大加剝削。有田吉昇者，在五區催糧，大事勒索，有不應者，即加以抗糧罪名，帶縣獄辨，相逼日久，民資已竭，無力供應，遂起反抗，現有東灘某村長，以該田某勒索太甚，遂控於縣府，請求禁止其不法行爲，望當局秉公處理，勿稍偏袒，則小民幸甚。

(一) 剝削校長軼事 半儻子

剝削校長，將學校經費，完全把持，絕對的說不上公

開。只見校長向教局領錢，而絕不見發給教員薪金，即發亦不過塊二八角，以致當教員的人，一個一個都成了窮光蛋。還有學校辦公費竟變成辦私費，一入了校長的腰包，絕沒有再挖出來的希望了。所以到了冬天，校長爲節省辦公費起見，把教員的房子合併了，睡覺擠在一塊，一所房子至少也在三人以上，這不用說起。最可憐的是一般小學生十講堂上的爐子，雖然也有一個；然而，摩着爐子也沒有半點熱氣。就表面看起來，這樣的校長真正難得，連爐子都捨不得升火，有如此節省，學校還怕沒錢嗎？豈不知錢是有；但早已入了校長的腰包啦！還想掏出來嗎？學校的一切購置更談不到，有一位當過苦教員的人說：即一盒洋火學校也是捨不得買的，茶水本是學校拿辦公費購備的，但當教員的人是喝不上一杯茶。這話雖說有點太過，其實很近情理，既把辦學校認爲發財機會，那末當校長的定該經濟點了。學校請教員，總得少請上一位，據說：這也是經濟的辦法，應請教員假如是五位，但實際上僅請四位，至於這一位缺額教員的功課，則由校長和各位教員，輪流鬼混。或請短時間的代理，但不給報酬。總而言之，缺額教員永遠不請，功課任其浮衍，然而缺額教員的薪金總要領的，名義上總還算裝得過去。像這類的事情，都由校長一人變鬼，教員沒錢使，只好窮着。有性子急一點的人；拿「不上堂」作爲抵抗的條件，「你不發薪，我不上堂」。

贊曰：剝削校長，手段漂亮，凜壞學生，困壞師長，裝入腰包，不肯再掏，經濟專家，惟若獨豪。

(二) 混蛋教員小記 半傻子

教員上堂雖不能都說是應場，然而也不能說沒有。據某學生說：有少數教員，不以上堂爲事，不論功課是否重要，只要能够在被窩裏多鑽一會兒，正才對勁！所以早上的功課，至少也就誤兩點，十點鐘起來，再上課的還是不錯；十點半起來，隨便向校長說一聲，「我請假了，」校長還未及答言，早已溜之乎也。

至於出了校門，溜到什麼地方？「花柳下處」也說不定。此時講堂上的學生，靜坐等候，不耐寂寞的兒童，早已打癢起來，登時一個沉寂的教室，鬧的翻江倒海，如老鴉炸窩似地雜亂；此時上課的教員顧不上照料，由學生亂鬧一陣。正在聽講的兒童，一聽見這般熱鬧，早已把聽講的心，移到熱鬧上邊去了，那管教員講的天花亂墜，反正牛頭不对馬嘴，東耳朵進去，西耳朵出來。總之這都是教員不盡責，開出來亂子。

一學生談，十教員不給改國文卷子說作的不好，用不着教員費牛腦子來改。這話居然說在教員口中，無怪其麻糊了事。假使學生的卷子，比教員還強的話，那末教員就該下野了。但實際上請教員就是爲要教學生的，學生的卷子交上去，又原樣地拿下來，顯然就是不盡責。使學生無形中受了這種刺激，碰了這種釘子，試問他以後還樂意下筆作文嗎？

贊曰：混蛋教員，真够混蛋，正課不授，交卷不改；早不起牀，晚逛花鄉，爲人師表，慚愧怎當？

小朋友探險記 轉載

我和弟弟永生，長工阿福，由家裏動身。我們帶的行李很簡單，只由阿福挑着一個鋪蓋和一個盛食物的網籃罷了。

吃了早飯之後，走了三十里路，到了三江口。

(1) 三江口遇蛇

許多蛇和螞蝗，都在草木茂密的荒地。從梭羅樹到大王廟的這一段路上，看見的蛇有四百多條，大的有井口般大，永生嚇得想哭出來，小的蛇也有手指般大的。

至於那些蛇的長短呢？長的有八九丈長，短的有三寸長，有盤在地下的，有盤在石頭上的，都昂着頭，吐出舌頭來；有的將頭從樹上垂下來了；還有在跑的，跑的很快，走過時，和一陣風一樣，也有在河邊上緩緩的走着。

那些蛇的顏色，有黃的，白的，灰黑的，青綠的，紫紅的，紅黑的，許多種的顏色。叫人覺得又害怕，又好
看。

那些蛇呢，我們不理牠，牠也不來惹我們。最討厭的是螞蝗了，一不小心，就被牠鑽到皮膚裏去了，又痛又癢，而且會流出許多的血來。

這是我們旅行第一次遇見的危險。

(2) 蟠龍寺聽虎

從三江口往西走九十里路，有個蟠龍寺，風景很好。到了蟠龍寺門口，那裏面的和尚，歡迎我們進去後，就把門關上了，說是怕老虎來吃人呢。

我們聽了他的話，心中震驚了一下，永生悄悄的和我說道：「假若老虎來了怎麼辦？」我說：「快不要說，和尚聽見了要笑話你。」

我們在山下的時候，覺得熱的不得了；但是到了山頂的時候，冷的皮膚打戰，和尚拿三件皮衣服給我們穿上，才覺得暖和一點。

我低頭看山下，亮亮的太陽光射着地上，溫度必定在九十度以上，可是這山土的溫度，已經是在零度以下了。奇怪！奇怪！

永生和我參觀這寺的殿宇，會見了寺中的方丈。他房裏的火爐，是掘地成一大洞，有八尺多闊，三四尺深，將手臂般的二三十根木條，在那兒燒，燒得呼呼的響。正在這個當兒，寺的後面忽然有很大的聲音，吼吼的叫着，石牆上的灰塵，也震得簌簌的墮下來。

我們都嚇得不敢作聲。有一個和尚告我們道：「老虎來了！老虎來了！」永生急得問道：「怎麼辦？」那和尚道：「不要響是不要緊的。」

話還沒有說完，老虎又在用爪子抓壁，我們都怕的很，連伏在爐旁的狗，也嚇得在那兒瑟瑟的抖着。幸虧石壁有兩三尺厚，不然，我們都要被老虎吃去了。

(3) 八面嶺吃蜜

，煮熟了下飯，味道很鮮。山人說：「蛇的皮可以做錢袋

和椅子，因為很軟的原故。」

一早起來，去八面嶺下面遊玩，將馬拴在樹下，爬上山去，這山上有枇杷，梅，李，桃都結了很多的果子。我們在下面拼命的摘着吃着，每個人都吃了三三十個果子，因為怕肚子疼，才住了口。

山上人叫我們吃蜜，我問他「怎麼吃得着呢？」他說「等我來弄。」他於是走到一個岩石的左邊。那兒有個洞，有六尺深，有許許多的蜜蜂聚在裏面，裏面藏着不少的蜜，那山人將一把柴燃着放了進去，一會兒，蜜蜂都飛出來。

蜜蜂飛完了，大家取出蜂窩來，包在白布裏面，一擠蜜就出來了，大家捏着吃很有味。山人說：「岩蜂比黃蜂大四倍多，身子有二寸長，灰黑色，恐怕你們沒有看清楚罷？你們看這個蜜多白，多清潔多香啊！」

(4) 看野雞

山上時時有野雞飛過，野雞的種類很多：有娃娃雞，黃臉雞，金雞三種。

娃娃雞，因為叫起來和小孩子的哭聲一樣，所以名叫娃娃雞。顏色是麻斑的。

黃臉雞，身子是灰色的，臉是黃色的，所以名叫黃臉雞。

金雞長的很美麗，有五彩的顏色，頭和鸞鷟一樣的形狀，尾巴很長，可作我們中國京戲裏面的武生的帽子上的裝飾。

又有一種獸，名叫豹子的，在草裏面跑來跑去，叫起來的聲音是「外外」「外外」的，我們用獵槍打着了一隻

(5) 客店女主人和我們說：

走了三十里，到巴拉山，大家疲倦了，就住了店。客

店的女主人講故事：「巴拉山左邊山脚下有很多的蟒蛇，大的有水桶般大，好像一棵巨大的老樹。以前上山的人，都走左邊山腳上來的。後來有一個客人，背着一袋米爬過山來，在半路上疲倦了，靠着石壁休息，不覺已睡熟了，到了醒來時，看不見天日，只聞着一股腥味，脚下又有熱水盪動着，他用手摶了一摶，到底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了。他想身上有把小刀子，於是拔出刀子用刀向外刺，刺了幾下之後，覺得他所住的地方，在那兒大大的動搖着，於是更用力刺過去，結果刺了一個大洞，他爬了出去？方知是在大蟒蛇的肚皮裏住了許多時，那條蟒蛇已經死了。」

「那個客人從蟒蛇肚皮裏爬出來之後，已經十分疲倦了，爬行了幾天，才看見有人家，人家看見他的形狀，都說他是妖怪；因為那客人的耳朵，鼻子，鬍子，頭髮都脫光了。滿身都是血，不像一個人形了。後來那個客人將詳細情形告訴了那人家，人家才讓他休息下來。那客人病了半年才好，現在病雖然好了，但是現在他的耳朵和鼻子及口腔，都只有一個洞，頭上也沒有頭髮了。那個客人脫險的地方，離巴啦山左山腳有兩千多里路，蟒蛇一走起來，半天就到了。自從這個客人發生了這個故事以後，旅客都怕了起來，於是不敢走左邊山腳了。」

(未完)